

飯後談話

良友雜誌感選



良友雜感選

# 飯後談話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飯後談話	一
吃飯的藝術	一一
何以解憂	二九
司飯之神	四七
茶之幸運與厄運	五三
福祿壽財喜	六三
淡巴菘	七三
龍鳳思想	八三
酒色財氣	九一
醫卜星相	九九
天地君親師	一一一

## 飯後談話

司提芬生 R. L. Stevenson 在他著的易形奇術一書中之第一頁，便露出。一句「飯後的臉」After Dinner Face，深能引起我們的想像和注意。讀者或者已經是剛吃過飯的人，看到此處，也許要有意無意地對鏡子看幾回。

誰的房中沒有鏡子，又誰沒有飯後的臉，吃過飯定要洗臉敷粉的人，定然是對於飯後的臉，是深有研究的。

我忖度着吃過飯定要洗臉敷粉的是女子，尤其是年輕的女子。我找一個年輕的女友，問她飯後的臉是個什麼樣。

她被我一問，臉就紅下來了。很驚訝的將手夾打開，臉湊着鏡子，看了一

過，陡然向我笑道：

「什麼樣？並沒有什麼呀！」

她接着一陣巧笑，我於是整個的迷了。

回家，覺得這事滿透著滑稽。連大文豪都寫不出什麼是一個飯後的臉。何況我的女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

仔細一想，女子飯後之對鏡，注意的不是飯後的臉，乃是化裝後的臉，對鏡不是考察飯後的臉，乃運用她的思想，怎樣敷粉，畫眉，點脣，然後可以嫵媚動人。因此我的女友被我一問臉纔會紅起來，她纔會用手夾中鏡子照一照，照過了纔會巧笑。

紅臉，照鏡，巧笑，三種動作，是含了一串意思在內的。這一串意思，當然是：

「他問我，難道我臉上弄髒了嗎？照照鏡子看，沒有污點，仍舊是嫵媚的，所以就笑起來了。這一笑，不啻就是說，現在臉和飯後化裝的臉是一樣的好看。你是在和我取笑囉。」

這層意思，她也知道，我也知道，讀者也知道，然而都不說出來，意境的確是微妙的。

紅臉好，照鏡也好，巧笑更好，我們全都默認了。不知是不是飯後的臉？我也曾自己思想過，到底我自己飯後的臉的是一個什麼樣式。想照鏡子，却始終未能如願。我是一個忙人，一個禮拜中有三十六點的課堂生活，廿四點支配到預備書，看報，瀏覽雜誌，提筆寫字，吃飯吃點心上去，已經覺得不夠，而此廿四點鐘內還要抽出十點鐘消磨於電車汽車人力車上。吃了飯撈起冷手巾來在嘴上擦一次，就算了事，那有功夫去照鏡子？所以始終就沒有看過飯

後的臉。

記得有一次宴會，我吃酒醉了。回來倒在牀上迷迷蒙蒙地。耳旁一個聲音和我說：

「你看你的臉，睜開眼睛照照鏡子罷！」

我說：「照什麼，不過是難看罷了！又有什麼希奇！」

說着哈哈地笑了一陣子，也不知道怎樣糊裏糊塗的睡着了。

又記得有一次大病之後，剛用過了水飯，母親說：

「很豐腴一個面龐，如今變成這個樣子了。」

母親說着滿透出疼愛我的樣子。我心裏難過得很，桌傍雖有鏡子，我始終未敢取之一照，我怕看我自己瘦黃的臉，加增母親和我的難過！然而兩次的空閒機會，就這樣地失去。



我方纔說的照鏡時不是飯後的臉，有了飯後的臉，而不敢照鏡子，境界是迥然不同的。不過失去飯後之臉，却是一樣。

假設我們立意要看飯後的臉，我們所得的，是不是如我們想像的一樣？或者就是司提芬生所說的那個臉？這都是一個疑問。

我們現在可以對鏡而坐，叫僕人進來命他去賣一盆蛋炒飯，對鏡而食，且食且視，食畢而後復對鏡詳窺，好了。我們不是已得着飯後的臉麼？恐怕讀者要笑出來說這是照鏡時之態度，非飯後之臉也！

這話是一些也不錯的。社會上許多好東西，因為認真一考察，便毫無趣味了。一個美人臉，顯微鏡下便是一根根粗毛附着皮，就不說顯微鏡，看久了也是生厭的。人總不承認自己的臉是醜惡的。但是爲對鏡而視而生厭懼之心？

社會上許多好東西，等我們一注意便消滅了。像「怎當得那臨去的秋波一

轉。」一個意境是好的，誰都承認。讀西廂記的人，誰不想跳入書中去做張生一享「秋波顧盼」的福。但是我們說好，我們並沒有看見鶯鶯的眼睛是怎樣的。就是張生，又何嘗看清楚呢？再說切實一點，寫書的人，也沒有看清楚過。大家都說好，把那個情景放在腦中描摹想像，心裏覺得安慰，這便美妙了。

當我們寫情書給愛者的時節，發出去之後，我們便能憶想到對方接信時是怎樣的喜歡。我們不但能想到對方的動作，而且能想到表情，不但是表情，而且對方心理，都可描摹得出。我們雖不是心理學家，自己都觉得比心理學家所得的更外的真確，更外的美妙。這是什麼原故，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看見！

假設我們和對方見了面，說出許多的情話或是做出許多表情的動作。我們却並沒有真實看清，我們是只管說我們的做我們的。越是甜蜜越是看不見，越

是真越是看不見。越看不見越甜蜜，越真是越溶化，越熱烈。好情景都顯露出來了。你越不想看見快樂便更多。一想看，一看，就整個消滅了。

反過來說：

『喂！我看你的面部表情是愛我的。』

對方的回話是：

『喂！我看你的面部表情是愛我的。』

於是：

我愛你，我愛你，兩人叭嗒一聲親了一個香吻了！這算意思！

這種看不清，不看，不能看，不敢看，不應該看，儘管在這刹那，腦內的描摹是善是真是美。不但真情人如此，就是化裝情人，也是如此。電影表現男女情愛甜蜜之際。他們擁抱着男的一方或是微仰着頭，或是看女人的頭髮。用

手輕撫着伊。不會面對面研究的。而女的最痛快，她索興將兩眼一閉，不但不看對方，連什麼都不看了。但是我們須知道，在這時候，他兩人腦中都各自畫出最甜蜜的意境，讓他們精神享受着無窮快樂的。

再反過來說，假設你一言一動之頃，都去考察對方的態度表情，那你已經化爲偵探，不是情人了。假設還要抽出結論，那你不單是偵探，而且是檢察官，律師，陪審員，推事的總合體，不但不得快樂，而且一塌糊塗！

飯後的臉，也是如此。硬求則會失掉的。所以要無意的得着。看實在了不行，要加以描摹想像。看清楚了不行，所以只要一瞬即得。還有一點，就是要說也說不出。

我看見過一個剛吃飽了奶的小兒，真可愛。又看見過一個餐後閉目養神的老人，覺得人類真是美的，雖老而不衰。又看見一羣商人，醉飽之後聚談，令

我覺得大地春回，生氣蓬勃。又看見主人請客，亦醉亦飽，賓主盡歡，笑態可掬。

但是全不是有意看的，又沒有看清，又不實在，又說不出。假設看清楚實在或者有意看的，我就會告訴你那小兒鼻上有許多青筋暴起來。老人臉上的皮像桑樹皮一樣。一羣商人一臉的市儈氣。那請客的主人，頭上有許多瘡。客人中有流清鼻涕的，那就糟了。

我提出的幾點，已經說明了。我們覺得男女不對看有意思，女人閉着眼，更爲痛快，愛情是盲目的，就用他們來解釋罷，不清，不實在，而加以想像的描摹也對。我們佩服哲學家的話說：「物無存在，惟有你的思想和物則有存在。」這真是不錯了。

寫到這裏，也可以結束。或許讀者比我的經驗還要多。除了上述四種之

外，還和女朋友或是未婚妻（或是男朋友未婚夫）吃過飯，那個意境，定然比我的好多了。何妨回想一次，描摹一次，使精神安慰更外加多一些呢。

或者你讀我這篇時，正是飯後，你坐在房裏，偶而翻閱，被我的題目吸引而看的，那你切不可照鏡子，像我前面所說一樣，那是笨事。你該描摹未婚時和你夫人共餐之後她的臉，或者你可愛的孩子吃飽了奶的臉。你索興放痛快點，把眼睛閉起來。我想，這時你的臉上定會現出微笑容顏的。如此，你的精神感受着安慰，食物便容易消化。不單是如此，就以你現在飯後的臉況目微笑——已值得人家回憶描摹了。我想，假設此時你夫人走到房內，看見你可愛的飯後之臉，她心裏定然很快樂的。她決不會打破你的甜蜜的回憶和描摹，却輕輕悄悄的走出去替你預備咖啡或是龍井茶了。這豈不是人生的一件快事！

## 吃飯的藝術

在頭一節裏，看重了臉，却忽略了飯。臉之回憶描摹，何必指定要飯後之臉呢！爲解答這個問題，而兼及其他，所以我一定要寫一節吃飯的藝術。

社會上人太講實利主義了。他們只斤斤於飯之獲得而忽略於飯之享用。什麼經濟政治社會科學等等，都是騙飯的頑意兒。就以人類表現思想最高深最久遠最完全的東西——編出來刻出來的書而論，一大半都是爲飯之獲得而編而用而讀的，上焉者如我說的經濟政治社會，中焉者如國文百日通，自薦尺牘，商人祕寶等。下焉者如生利指南，發財新法。簡直不堪寫下去，統言之，飯之獲得之南鍼也。成兆成億以至於恆河沙數的書籍，每日出版，甚至於每時每分出版，論及飯之享用者，終究覺得太少，或者幾等於零。

有人說書不是爲飯而出版的。這句話誠然不錯。像佛經聖經，我們總不能將他們列入飯之獲得的一類書裏，但是却有人拿他們來混飯吃了。同是唸經，有老經堂新經堂之別，怕人假冒奪了他的生意。同是禱告，有的爲祈福免罪，有的却是吃飯募捐。不能說是與吃飯無關的。

誠然的。我們還有教人禁絕煙火食，白日飛升的書，這至少是不教人吃飯的。

總說起來，我們所有書，大概不出於兩大類，一類是騙飯吃的，一類是教人快樂的。無論是什麼樣的書籍，都可納入這兩類之中。

但是，什麼又是快樂呢？書籍又明明地指示着我們說，滿足我們欲望，就是快樂。我們的欲望很多。然而最低限度的，都是食和色。孟子上說：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



從古到今，由中而外，都是一致承認的。

食是吃飯，色是性慾，二者同等的重要。因為不吃飯就餓死，無性慾就沒有家庭社會。拿書來看，關於性的藝術，討論的太多了。上而至於有口皆碑的紅樓夢，下而至於禁售的性藝性史，尚有中間的一切等等，真是寫不勝寫，關於吃的藝術，除了牙醫生當你去治牙痛時和你談的幾句口腔衛生之外，真是難得聽見。

有人說：

「吃飯是沒有藝術的，口張開來，將食物向內一塞，牙齒動兩下子，嚙咚一聲，就嚙下去了。還有什麼藝術。」

這話是不然的，你嚼東西是不是有時舌條會被牙齒咬破了的。吃瓜子爲什麼又把嘴唇吃破了呢？你不是有時飲了極熱的湯，把滿嘴都燙麻木，哇的一

聲；又吐出來了麼？

這都是吃的藝術不精，有以致之。如果是照他說的那樣，牙齒一動，囓咚一聲，便算了事。便不會有破唇破舌燙嘴那些枝節了。人吃東西，決不是蛇之食蛙，蛙之食蟲，牛之食草。

其實，牛之食草，「反芻」（便是將草從胃中送出來，細細嚼好嚥下）便是有藝術意味。脊椎動物裏面，吃東西有藝術意味，當然要算是貓，我們看見貓之食鼠，每嘆其意味深長。人是萬物之靈，其吃東西之有藝術，不言可知。

說到吃，我們會聯想到嘴。想到嘴，我們便能連想到牙的功用最大。但是實際上功用最大的是舌。小兒無牙，藉唇得乳，然必以舌助之。老人牙落，磨物以齧，又必藉舌以移物於口中之上下東西。不過最善用舌者，不是人，是狗。

吃，是一個行爲，而且是一個複雜的行爲。這繁雜的行爲，有屬於外部的，有屬於內部的，討論的範圍，是從手中得物時起，送入口中，嚼後入胃爲止。做食品的方法不在內，得食品時之狀況不在內，食品入口之次序也不在內。

什麼是複雜的行爲！似乎還要抽一點空說說。我已經範圍劃定了，說起來就不覺有什麼困難。

範圍是由手入口再入胃，讀者早已知道。現在由手說起。

手是得物的第一件工具，我們從小就用手抓物向嘴裏送的。有人說英國在伊利沙伯時代食物還是用手抓，可見得大人也是用手的。近代的吃飯，中國用箸，外國用刀叉。箸和刀叉是由手化出來的，據說外國的叉是四指的象徵，中國的箸，是姆指與食指的延長。這種轉變和進化，是很有趣味的。中國所以用

碗不用盆，是因爲共食非碗不足以容大量的食品。箸是食指與姆指的延長，所以補臂短的。由此我們可知刀箸叉不過是手的代表，主要的東西還是手，不是叉箸。

但是我們用了箸，箸和手的運用就有藝術了。象牙筷子夾海參，是件難能可貴的事，裏面便滿含着運用筷子的藝術。許多的人，長到四五十歲，筷子運用的藝術，依然不精。在他吃麵和夾菜時看出來。又有許多人，運用筷子的藝術極其精妙。他在一桌筵席上，一樣菜有一樣菜的夾法，從沒有失着，滑的，黏的，硬的，大的，筴挾起來，無不趁心如意，比那個沒有藝術的人，眼睜睜看着盆中一塊好肉，用筷子去擒，幾次失敗，只好揀一塊好夾的菜送口中高明得多。他改挾的時節，心裏是老大不高興，他偷偷地四面一望，恐怕有人笑他夾不起來，末了他發現着人家都在高談闊論的沒有注意他，他方將那一塊低

等的菜，放入口中，也陪着大眾一笑，我們深知這一笑是滿含着悲哀痛恨的。因為他吃飯藝術不精！

假設我們回想一次，覺得如此情景還算好的，此外還有用箸在菜碗中弄了半天，一點也沒有弄上嘴，只將筷上的餘瀝，在口中一嘗的。好像日本故事說那天上的大神伊奘那岐伊奘那美用長矛在太平洋中蘸水，滴成日本的高山一樣的意味。不過他沒有伊奘等的神通，所以只落得一點餘瀝和他口中原有的黏液混合的流下肚去，不能引起何等快慰，不但不充饑，而且引起更噁的感覺，這是何等的悲哀！

中國的筵席是一個吃飯藝術展覽會。這裏面喜，怒，哀，樂，愛，惡，欲，都雜呈着等人去批評的。可惜沒有人注意及之。在不知那一年的那一羣人聚餐的時節，有一個觀察極精密的主人，看出來客用筷藝術之不精，但是他的

用筷藝術却極精，就發明出一段「布菜」的禮節（布菜之意，就是上菜之後，主人夾菜送至客人面前之盆中，讓他容易得食無「夾而不得」之嘆）現在的主人却不然了。他見菜上了之後，便舉起箸來，請大家自己食。這是他自己藝術不精，有以致之。你想假使布菜之頃，菜還未到客人面前，就叭達一聲，落在桌上，大家對他一看，他多末難爲情呢！即使主人藝術還好，菜不得落下，他也不願做。因爲現在的社會充滿幾種思潮：

一，自私自利。

二，求速求簡求真。

三，廢除不平等待遇。

那就是說，主人替客人夾菜，便自顧不暇，自顧不暇，豈不有違自私自利的原則。主人向一客布菜，不可不顧及其他。全顧及就太費事，有違科學求速

求簡求真的原則。只顧一客而略其他，則又和廢除不平等待遇顯然反對，所以他只舉箸略略畫一虛弧線，口中哼一聲「請，請。」就算了事。於是這珍貴的布菜禮節，只存空意了。

這個珍貴禮節廢去之後，筵席上總有一二人抱着悲哀。我們要想消滅這種悲哀，只有努力於吃飯的藝術。

吃飯藝術的起原，是小兒以手抓物送於口中之際，我們個個人都看見過的，那一個小兒抓物之後，不是向口中送？不過這種藝術的訓練指導的太少了。我們除掉我們最親愛的母親或牙醫略略說幾句之外，更找不着一個名師。社會有許多名師和書籍，指導我們用毛筆寫字，什麼腕力臂力指力全身的力，什麼精氣神，什麼墨色紙張，什麼長鋒短鋒羊紫狼毫，什麼讀碑臨帖背字摹神。更有許人多和書籍指導我們拉凡亞鈴，什麼左腕右腕的部位，什麼手不貼

琴頸，什麼左臂之角幾度，右臂之角幾度，什麼臥弓立弓，什麼抑揚頓挫，什麼上弓中弓下弓。什麼指法，甚至什麼琴，什麼弓，什麼弦，什麼曲調，什麼 Expression 真是寫不勝寫。於吃飯用箸，便什麼話也聽不見了。

用箸是中國的藝術，西洋人所難學的。中國人有提倡宣揚的責任，焉可卸之！

歷史家房龍 H. Von Loon 曾經說過，兒童呀呀學語，即是一切音樂的起原。我說：

『兒童伸手學習吃飯，即是製造藝術 Manual arts 的起原。』  
這並不為過！

到底什麼是用箸的藝術呢？我想讀者是很想知道的。我也想知道，我注意了幾年，所得者甚少。



我看過兩個吃飯藝術精的人，我們很注意他們用箸。

第一個人是在菜上來之後，先看筷子後看菜，第二個人是先看菜不看筷子。他們兩位有相同之點二，（一）筷子都是齊齊整整的擺在面前（這大約是爲的容易取上手）（二）兩人都看菜（這大約是研究那一塊最好）第一個一看之後，手已落在筷子上，一轉眼已插到菜碗中去。第二個並不看筷子，他手向筷子上放，筷子不到碗中，却在桌上輕點一下，然後放到碗中。他們真是百不失一，不管你是怎樣滑的筷子，怎樣難夾的菜，得的量既多，運用的又神速，真是經濟極了。

幾樣菜上來之後，給我看處他們的優點來了。原來他們捏筷子有一定的部位的。菜的大小硬滑，他們一見便知道捏在筷子的那一段部位最省力而有效。就像拉凡亞鈴之使弓，和彈三弦的人，使用三弦的三個部位，能奏出三個 *Color*

avg 是一樣的意思。他們那副神情，那種本領，若是用來彈三弦，一定會被人像老殘游記書中那白姐黑姐唱書的那樣形容出來的。可惜他是筷子，藝術的佳妙，就此埋沒。

說到這裏，有一點還是不可忽略的，便是那位不看筷子的客，能將筷子在桌上輕點一次，就得着適當部位，可見得他的本領。但他之所以能如此，一半因為他的觸覺敏銳，一半還是因為筷子是上方下圓。我們要感謝那第一次造上方下圓筷子的人，他對人生之「食」上，有一個很好的供獻。愛迪孫 Edison 之電燈，對於人生之「住」的方面有供獻，如今被億萬人稱頌了。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的汽車對於人生之「行」的方面有供獻，如今也被億萬人稱頌了。但是，我們又從什麼地方去調查那發明上方下圓的人呢？

以上說的，都是事實。有比他們藝術更精妙者，容或有之，吾則未之見

也。曩讀某筆記載有某俠能以箸夾彈，百不失一，又能於黃昏時的暗室中夾飛蠅，亦百不失一。我想着他的用箸的藝術，真是高明，假使我有機會和他共飯一次。可以犧牲三個月不聽美妙的音樂。

說了一大篇，若只令人覺得吃飯的藝術全是筷子的運用，那就不對了。我前面就提及了吃飯是綜合的藝術，他如舉匙，入座，以及應用面前的餐具，莫不有藝術在內，就是食物入口之際，飯之應用，牙之運用，舌之運用，亦莫不有藝術在其中，不過口之運用，我們不能作客觀的討論，我們不能當人吃飯之際，跑到他口中一察的。要寫只能寫一己的感覺。可惜我不是藝術家，拿我自己的來範圍一切，那就未免侮辱了一切的口舌和牙齒了。不過我們仍舊能夠相信的。在吃的時候，全身的機能，都有相當的刺激，尤其是坐在那裏吃飯比吃點心吃水果，刺激來的更要完全而複雜些。

這是可以反證的。

我們吃了刺激性重的東西，就要出汗。吃甜的多了覺得喉管中的不適，鹹的也是這樣，油多了就膩，水多了就滿，餓極了就覺得菜香，餓了三天的，將手插在水裏，水都能吸入皮膚裏去的。可見吃之一事，可以影響全體的組織。

記得有一次，我爲避匪亂，和兩個友人奔了七十里的長途，中途三人餓的不得了，一步也走不動，末了弄了一大包酥糖，胡亂的一吃，竟奔完了那個長途。

又一次坐人力車走五十里，中途人力車夫買了一個大餅，咬了兩口，就丟在車蓬上。我說：

「你爲什麼不吃完呢？」他說：

「吃完了我就拉不動了！」

他哈哈一笑，拉着車向前飛跑了。

又有一次在大公司裏看見一個少年購了一盒巧克力糖，那盛糖的盒子，極其考究，不用說價錢當然是很貴的了。朋友說：

「這一定是送他的愛人的」！我說：

「管他送誰呢？去罷！」

我們一轉臉，就看見一個妙齡女郎買蔻丹，我聯想着，那用蔻丹修指的女郎，拆開了她愛人送她的巧格力的盒子，當她愛人之前，用手捏了糖送到口內細嚼的時節，是多麼可愛呢，可惜我始終沒有看見過！

後來又看了一次故都春夢的影片，男主角是一個教員，共吃了幾次飯。第一次吃花酒，藉妓女之力升了官，第二次吃飯，是感覺着新公館的枯寂，回家

和舊妻共食一次，以慰別情的，第三次是招待女婿。真令我們感覺吃飯還有另一方面的意義。這片中也有一盒巧格力糖，可惜被教員小女兒，弄了一手的糖污，爲什麼那女明星不吃給我們看呢！可惜。

社會上關於吃的表現，真是太多了。舊歷正月初七，照我們那裏的風俗，是辭店員的日期，這辭歇的方法，並不是向店員說：「你去罷，本店不要你了。」乃是由老板請吃飯，讓首座給他。這意思是很好的，所謂「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並預祝他前途好的意思。舊式的婚禮，媳婦初到婆家的時節，必在中堂做席一次，由婆婆敬她一杯酒，表示着家事寄託之重，同時旁邊還有四位未出嫁的小姑娘陪着她，那就是暗示着她們以後也要理擔負家事之責任的，趕緊學能，到出嫁時再學就遲。但我們一想，那將要辭歇的店夥，吃飯時是怎樣的光景，那坐席的新婦，又是怎樣的光景呢？

新婦和新郎共食之一晚，中國叫做團圓飯。羅馬古時，也有這種風俗的。拉丁文叫做 *Confarreatio* 這是說新郎新婦共食麥餅，（拉丁文叫 *Paris farrens*）於祖宗之前以證婚姻之成立，我們料想着新郎新婦在這個吃飯之頃，意境當然是很美妙的。

以前一班學校的運動員，每餐的肴饌都比普通學生要高過一等，叫做吹冷桌 *Trining Table*，沒有那一次他們不是興高采烈享用着。

囚犯在監獄有兩層圓筒餐，是排班取食的，電影上男女共食，腳底下做把戲。小孩子吃飯之頃，將木碗中駁出來喂雞，臉上笑臉滿面的。學生在飯廳裏把碗都敲破了。教員捧了一碗飯在手中發呆。孀婦拿起碗來便想着丈夫。義勇軍急得只好亂拋饅頭了。乞丐拿了香煙盒子向送飯者要着了殘肴。病人手中捧了一碗水飯簡直吃不下去。兵隊在壕溝中嚼着乾饅。送行的人都來了，

說了好些乾脆的話。男的問女說：「我們一道吃飯去罷！」女的笑了。街上又飛過來一片聲音說：「我請你，我請你。」大家都得意的很，菜館中一片擾攘的拳聲敲鍋聲，叫菜聲，接着一片。「不要客氣，我來……我來……」洋錢在櫃上叮噠着。

誠然的。人一生要吃二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碗飯，八億五千四萬粒米。要三萬八千三百廿五小時，專門來做吃飯的工作（據黃宏鑄君的統計，）環境又這般複雜，佐飯的菜蔬又那樣的多，吃飯的地點時間人物又那樣的複雜而不同，吃飯的心思和態度又那樣波譎雲詭，變化萬端，怎麼沒有藝術，又怎麼不是綜合。

飯後的臉，就是那藝術表現的結晶品，我們又怎麼能不去欣賞和注意呢！所以我第一篇便提出一個飯後的臉！



## 何以解憂

「何以解憂」，下面一句，是「惟有杜康」。曼殊大師將他翻譯英文，

Wine, But Wine。(不知是不是如此，譯本不在手邊。)

我何以不揀別的話來做題目呢？

牆上滿布着，白馬牌威士忌酒，黑白威士忌格酒，金葉白藍地酒，三星斧頭

白藍地酒。Don't Say Whisky, Say Johnnie Walker 等……

就是翻開中國古書，也還有一句：

「禹惡旨酒，而拜善言。」

只怪中國人太不長進，沒有接受整個白人的文化。雖然是白人願挑起他們的擔子來，來拯救這莽莽神州，而我們不是半個魔鬼，却是半個頑皮的小孩

(註一)。那少年老成的歐洲人挑起了這返老還童的東方民族，覺得不大容易。他們已不是嬰孩，不過是返老還童的人罷了。腦筋中已充滿了以前的思想習慣，口舌也硬了，也不容易像嬰孩般呀呀學語時代，一教就會上口。所以中國的英語的勢力，不很容易傳播，除了上海及一二通商口岸以外，其餘概不能通英語，況且，現在我們的中學以下，有免除英文之議呢！

我當然是不能用威士忌等等來做題目的。

至於「禹惡旨酒」，又可惜這位禹被人懷疑到他是草木鳥獸之名。雖是不爲人所相信，然而大禹之名，不免受有微傷，所以我也不用他。

找了半天，找了一個曹操的話。記得我們有句俗話說：

「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我願讀者看到此地，彷彿曹操——一個白臉烏紗紅袍帶劍的人物——站在

面前，那這段的敘述，便格外覺得有意思！

曹操是我們社會中最受歡迎的人。我們有唱戲的，唱的是他，有說事的，說的是他，有唱大鼓詞的，唱的是他，一年三百六十日，翻開記載遊藝的那一張報紙，總能找出有關於曹操的事節的。開店的人，誰不崇拜關公，許多店裏，都有關公神像。他們之所以崇拜他，因為忠義彪炳，但是沒有曹操，忠義是顯不出的。看見關公，可以聯想到曹操，曹操之勢力就此增加。

所以我用他的話，是很有意思的。再就他這首詩而論，許多大文豪都傳頌他。不過就是有一點不好。詩中三個「憂」字（註二）到底曹操所憂的是什麼？唐人杜牧却告訴我們說：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換一句話說就是：

「曹操得不着兩個標緻女人，所以就憂，何以解憂呢？就喝點酒，所以順

口說出惟有杜康了。」

誠然的，女人和酒，是人生的享樂，中國外國都是一樣。Wine and Woman 誰不愛，你愛我也愛的。

不過這兩個W支配的數量和標準是值得研究的。

我研究的結果如下。

我，女人，酒，一共是三個要素。支配方法是簡單的。

1• 我 + 酒  $\Delta$  女人 (註三)

2• 女人 + 酒  $\Delta$  我

3• 我 + 女人  $\Delta$  酒

你切不可看見上面三條，就想男女醉醺的快樂。我現在告訴你幾個故事。他吃的醉了，歸到家裏，看見他夫人真是花枝招展的，他走上前去撲着一

吻，不覺吐了他夫人一身，他夫人硬將他捺倒在床，一面不許他動，一面便去換衣服，一面口中還喃喃的罵個不絕。這是「我+酒<女人」，我看不出有一點快樂。

他和他夫人赴人家筵席，他夫人被人家灌醉了。一直就哭起來，好容易將她弄回家裏，一句話沒有說好，又哭起來了。不知怎樣會那麼傷心，哄都哄不息，這是「女人+酒<我」，我看不出什麼快樂。

朋友送來一罇大花彫。夫妻兩人就議論處置的辦法，女的主張，將這罇酒送人罷。而男的則主張，將這罇酒吃了。空罇子尚可留着泡菜，他們各持己見，結果至於爭吵，女的連飯也沒有吃飽，這就是「我+女人<酒」我更看不出什麼快樂。

我所看的，酒之所以於人者是難過。你喝醉了之後，昏昏欲吐，豈不難過

麼？另一方面，想飲而不得，你不難過麼？

難過之男女，似乎也有分別的。我從沒有聽見男子醉後說他難過，他不是大笑，就是大哭，或是打人，或是睡覺，或是高談，或是放肆。但我也從未聽見過女人醉後說難過的。不過我們常常的在舞台上看見貴妃酒醉，貴妃的表演，是很神祕的，令我莫測其爲快樂或難過。

去年讀了我朋友的一篇創作，是描寫一個少年的孀婦，在結婚的第一晚，挾着一年來的悲哀和積鬱，伴了一個中年爛醉肥碩的鰥夫。（註四）這種意境，刺激我的頭腦很利害的。我覺得那少婦難過。

記得一次和幾個友人同席，一個陌生的客，發出了一種怪論說：

「男子飲酒既醉，可以試妻子的心！」

我當時不敢問，但我老是懷疑。次日捨不得不問我那請客的朋友。他說：

「你以爲他說既醉是真醉麼？不然的。他只喝一點，回家去裝醉。他說的試妻，並不是試妻，實在是戲妻，就像秋胡戲妻的意味，是一樣的。他乘着酒興，向他夫人說出許多奇怪的話，做出許多奇怪的舉動。他夫人從未見過這些奇怪的舉動和聽過這些奇怪的話，當然是難於應付，因爲難以應付，臉上一會露出不安的顏色和難爲情的狀態，他便大覺其樂。」

他說着哈哈的笑。

我不斷的疑心着酒之作用，有如此者。這就叫做：「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麼？」

他接着說：

「這種辦法雖然好的，覺得仍舊是太費事，而且一定要人請客方用得着，而且還要使自己夫人知道是人請吃酒，因情面難却，遂而致此，方用得着。何

不買一瓶酒在夫人面前，一杯杯地朝下灌，你灌一杯，夫人央求你一次，這樣豈不好些？」

我說：

「夫人不會央求的。」

「不央求就往下灌。」

「假設將你的酒奪過去了呢？」

他說：

「大家一搶，豈不更有趣麼！」

我暗想着：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不覺嘆了一口氣。



他說：

「你爲什麼嘆氣？」

我說：

「我是隻身在外面作客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福是享不着了！」

兩日之後，他送了我一部陶淵明集。

在他的意思是很好的，他以爲淵明這個人是對於酒極有興趣和研究的，我讀了他的詩，或者能悟出酒的好處。其實，我對於淵明愛菊一事是表同情的，他的飲酒，我不贊同。

「那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蕭統陶淵明傳）

字典告訴我們漉者濾也。他拿什麼濾？拿戴在頭上的葛巾濾。我們知道漉

明先生是個窮苦人，在他的五柳先生傳中「環堵蕭然，簞廚屢空」的幾句看出來。灑酒那個時節，天氣定然很熱。這也可以證明。（一）怕飲熱酒（二）戴葛巾。我們又知道那個時候沒有汽車，有汽車也輪不到他坐的，又沒有柏油路。男子也沒有剪髮。好了。一個窮苦的老頭子，扶着拐杖（好像歸去來兮辭中說他喜歡扶杖而行）在烈日之下，奔赴友家，路上有很大的灰塵，滿撲在他頭巾之上。走路出汗，加之頭髮又沒有剪，汗氣油垢，久已堆集於葛巾之上了。他家裏窮，只有這一頂舊葛巾，戴上去赴會的。如今被烈日一蒸，頭上的熱氣，已經滿布於巾中，巾上的油垢汗漬，都漸漸融和而潤濕了。不圖這位老先生又將牠除下來濾酒。

我們現在閉目想想，那濾下來的，到底是不是酒呢？

然而他不管是酒不是酒，他却一口飲下了，我越想那滋味越難過，我真學

不來的。

這還不是妙處，妙處在他濾過酒之後，還復戴之。又預備在烈日之下和他髮上油垢汗漬去融和了。

我想那頭巾幾次濾過之後，非經化學師作精細的定性定量分析的研究，是不能估定其價值的。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他不應該叫我學陶淵明的。

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女人，有酒，也是樂的。陶淵明就是這樣，應該學陶淵明，不應該像曹操。其實，他是誤解陶淵明了。陶淵明之飲酒，心中又何嘗沒有女人。

「……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畝，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爭，歲月其相疏……」（和劉柴桑詩）

趙泉山評之，謂「谷風四句雖出於一時諧謔，亦可謂巧於處窮矣，以弱女喻酒之醜薄，飢則濡枯腸，寒則若挾纊，曲盡貧士嗜酒之常態！」

不管他說的對不對，而我們却明明白白地知道淵明已將兩個W拉出關係來了。怎麼能說他心中沒有女人。

本來，詩是不可捉摸的東西。意思要帶猜的，二W之混合錯綜變幻，曹操和陶淵明竟是一樣！

那就是說，心裏不舒齊的或是想不着的事，幾杯酒把他消滅了罷！這是兩個W之交換替代，不啻是說：「沉醉了罷」！「永久的沉醉呀！這是人生唯一的問題，此外什麼東西都不足重輕的。」（註五）

如此，我們也不覺得陶淵明之以頭巾灑酒爲不可學，因爲在飲酒之後，以前的一切，全會忘懷了的，灑酒，當然也在忘懷之列了。

不過這「忘」字也是有研究的。

教兒童一個字，他第二天忘了，和樂以忘憂是有分別的。男子別戀忘記了妻和出門忘記攜帶錢袋是有分別的。扮演周倉上台忘記帶鬍子和今晚忘記開鐘（就是扭發條的意思）是有分別的。

喝酒是不能忘懷一切的。古人明明地指示我們。

「舉杯澆愁愁更愁。」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怎麼能說忘？況且社會的「忘記」之狀態，是如此複雜，酒之力又何能効！

但是「解」能不能呢？

我聽見有人說過。憂是一種心思集中和加濃的狀態。因為你想不開你纔

憂。越想不開越追求，越追求思想越集中加濃，至於濃的化不開，必待酒來剖解他一次纔行。所以酒之功用在此。「何以解憂」一句之意思亦在此。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他的意思究竟對不對。不過我始終覺得：

人生之憂，是在於W，是酒是人，是錯綜變化，不可捉摸的。

喝了酒對着女人，會覺得女人格外的可愛些。你竟不知道還是酒使你如此，還是女人使你如此。

沒有女人只有酒，酒會使你畫出你心愛的女人在你腦內。

女人到處都有的，你總有幾個可愛女人影子，藏匿於下意識之中。

酒呢。你不飲是不知其中之味的，你看見一瓶好酒和看見一個好女人。好女人可以永存腦內，酒却沒有任何感覺和印象的。假設你不飲！

準是理，假使只有女人，你不會想到酒，有酒，你會想到女人。雖然我們

說我們的愛情已經沉醉了。你沒有喝過酒，你不知道醉的趣味。

這樣，酒便比女人好。甯可無女人，不可無酒。有女人，酒亦不可免去。以社會論，得酒容易得女人難，因為酒便宜些。以政治論，對於女人須用手段，酒則一飲即了。以經濟論，得酒可不需女人，便宜。得女人必要酒，不便宜。得女人還要多出許多事來。得酒，則酒後高歌酣睡，人我無與。

憂，女人可以解，女人太難得了。酒也可以解，得之甚易。而且得酒可以將你要得的東西，畫出幻像來給你精神一分安慰，無怪曹操橫槊而歌曰：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了。

(註一) 從Rudyard Kipling詩中取來的，詩的譯文如下：

挑起白人的担子來……

揀你們最好的子弟差出去

派定他們永遠充軍

給他們套上韁鎖，背着委曲。

去伺候你們的俘虜。

給那亂雜的野人去當差。

你們那新捉來的百姓都是

半個魔鬼，半個嬰孩。

劉英士譯。見歐洲的向外發展

(註二) 詩的全文如下；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



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正。

(註三) V, 卽 *Versus*

(註四) 子在春著，翠環，真美善書店出版。

(註五) 邢鵬舉譯，波多萊爾散文詩，中華書局出版。



## 司飯之神

司飯之神在二千五百年前，就爲人所注意了。

孔子說：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

奧是大神，竈是小神。教書先生告訴我是這樣地解釋。

仔細一想，竈神是小，很有幾條證明。

無論你家中房屋是怎樣的大，飯鍋是怎樣的多，竈神的廟，不會過三尺見方。

別的神廟。都是在地之上天之下，惟有竈神之廟，乃在灶之上，瓦之下，屋之中。屋中之廟，不足以言大，其理蓋明而且顯。

這樣，不但是證明竈神之小，還能看他的地位之特殊的。

再想一次，竈神之異於其他諸神者，還不僅此。其他諸神有偶像，而竈神，則否，其他諸神有無假期不可知，而竈神則有年假六七日（夏歷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竈神上天）。

三想，還可以見出竈神之崇拜有四種價值。

第一是政治上的價值。

中國的家長，是很少到廚房中去的，尤其是世宦之家的家長。有了竈神，家長每年須到廚房兩次。崇拜不去說他，他可以在年終之時，看見自己家裏廚房，什麼地方要修葺，什麼地方要改造。看看自己的廚司究竟對於己物，是愛惜還是粗心的使用。這些事不到廚房是不會知道。而使他來的力量，是要歸功於竈神的。

## 第二是經濟上的價值。

中國家庭之衰敗，十之九發自廚房，類如柴米油鹽之偷竊，火水使用之不適當，廚司之糟蹋米飯等等。若沒有人監督着，勢必腐敗而至於極。而我們同時又不能用廚房稽查以察廚司之善惡。有一灶神則廚司可以因畏而生戒懼之心，不致浪費油鹽柴米，當然也是要歸功於灶神的。

## 第三是倫理上的價值。

灶為一家之主，故一家人言行之優劣，神乃記之，年終告之於天。如此家人咸戒懼而勉力為善，則一家得以安，這也要歸功於灶神的。

## 第四是社會上的價值。

社會成於個人，個人之好壞，影響社會之好壞。灶神為新亡者之引導。土地水之（註），人欲得灶神之好的介紹辭，自當終身向善，人人如此，則社會得

以安。

照上面四點看，則孔子的兩句話，我們便覺得很有意思，那就是說：

「如其好高務遠，莫如先治其家。」

這樣，灶神不可謂小，而奧就未必大了。

我們的欲望，真是發達的太快了。飯之獲得還在虛無飄渺之間，而我們却想爲國爲民爲社會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社會到處見着這種人，到處現出一種不安的現象。

自己沒有飯吃說人家菜不好。家中沒有米的人頭光面光的去逛遊戲場。自己沒有立身的技術的人，去解決社會上的大問題。自己住的那個閣樓上臭虫都爬滿了會說飯館裏碗不乾淨。

這都是媚於奧不媚於灶的人了。因爲他不媚於灶，家中的灶，會漸漸地消

滅。他也不要用家庭了。他的生活是馬路上的生活，不是灶，不在家中吃飯，更無所用其灶。大家都是社會上人，不是家庭中人，旅館吃食店遍布着，電燈一年亮到頭，這是偉大，奧神的偉大。

灶神本不一定要你崇拜的。你不崇拜，他可以另謀別的差事，或者他就屈身於奧神之下，替他管理廚司。

不過你沒有灶，却只好獻媚於奧，這是一個背水陣，能進不能退的。大家媚於奧，奧便更覺偉大，他們連合起來，組織卡推耳 Cartel 和托辣斯 Trust 來霸佔市場，結果，你的能力不夠，連媚於奧的功夫也沒有了。得飢寒而死。

灶神本是新亡者的引導者和介紹人，因為你沒有灶，便沒有介紹人，只好糊裏糊圖的去見土地。土地也是不知道你的履歷。結果是一生事業，遂致湮沒不彰！只好付之一嘆！

我不知道我自己爲什麼原故，眼睛中盡看見的是這種人。也不知道是灶神的力量太微還是奧神的力量太大。

我只希望人人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心地和園地都修茸的一樣整潔。方能得着快樂的。但是修茸是藝術手腕，不能以一種方法範圍，只能學孔老夫子說一句大原則「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灶了」！

（註）石印玉歷至寶鈔



## 茶之幸運與厄運

「碧雲引風推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註一）

這是盧同詠茶的詩。不管茶的效果是不是這樣。然經他這首詩一鼓吹，陡然多了許多論茶評茶的人，茶的價值，逐漸地高起來。無論如何，要算茶之幸運的。

做一個中國人，沒有不飲茶的。所謂飲茶者殆四百兆，而知茶者，我們只曉得盧同，這未免是茶之厄運了。

細玩盧同這首詩，茶的價值，概有七種，分析的說就是生理的，心理的，

文學的，倫理的，藝術的，哲學的，和「美」的。喉吻潤當然是生理的。破孤悶當然是心理的。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不用說是文學的。生平不平的事，因為飲茶而生的一陣汗，都向毛孔中發出去，不再攪我之心神，又當然是倫理的。至於肌骨清，我們須得解釋一下。肌骨清，是指臉上神氣，飄然有神仙之概，溫然有君子之風，中國相書稱之為有骨氣，外國人就要說他臉上有 *Intension* 了。這是飽涵藝術氣味的面孔，所以我說他是藝術的。通仙靈當然是哲學，不單是哲學，而且還帶一些玄學，靈學，催眠的意味，真是好的。至於第七碗，那更使神妙的不可言狀。那「喫不得也，惟有兩腋習習清風生。」我簡直說無可說，只好說他「美」了！

我不是文學家，否則我定要送盧同一個什麼感覺派的雅號。但是我却學兩年醫，自己又害過病的。所以又深深地覺得盧同是個醫生。他這首詩，好

說人吃藥一樣，藥之入口，一陣苦味，恐懼心將一切閒悶都散了，然後搜枯腸，由血管達於全身，藥性發作，毛孔盡開，遍體透汗，頓然覺得肌骨輕鬆，人也軟得很，懶洋洋睡下去，就預備入夢，便是通仙靈了。人已經睡着了，自然是「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是描寫大病脫體，夢境甜美的。

我想：這個解釋，也不覺得錯。恐怕他是用茶來象徵因病服藥。可惜我不是文學家，否則我又要送他一個象徵派的雅號了。

不是文學家而送盧同的雅號，是恐怕侮辱了盧同。但是我始終的想着，送雅號是不用花錢的。盧同也死了，送錯了，或是侮辱了也不負什麼責任，況且我還可以借盧同二字的力，可以扶搖直上九萬里。我雖沒有送，仍是耿耿於心的。

以上兩種解釋，似乎也含了幸運厄運的意義在內的。不過這幸運和厄運還

是茶的還是詩的，是有待於研究罷了。

最好的茶，自然是夏歷三月的時候。茶葉店告訴我們什麼雨前和明前。然而這只是指時間，而忘却空間，所謂空間，不徒是指地點。譬如我們說明前獅峯。是可以代表茶的產地好，採葉的時間好。却不能指明採茶的方法好。

最好的採茶的方法，據人言是由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入山去尋野茶，採之以細紙包起，納於衣內兩乳之間。歸來則葉已乾，或未乾而略焙之，其味迥異尋常。而我聽此言，並不想着飲茶的人，却細味茶的幸運。十五六歲小姑娘兩乳之間是好的，溫香柔滑，却被茶葉享受去了，可惜！

茶也有採來之後，以人脚揉之而晒乾的，這是紅茶。據說這種紅茶，西洋人最嗜之，我聽此言，也不想着西人飲茶時能沾我國人脚汗之餘，却細味茶之厄運了。脚下的蹂躪，是一件不堪的事，茶葉當之，亦復可憐！

與茶發生最密切之關係者是水。茶味不佳，我們就抱怨水。固然有理，不過也有時是冤枉的，蒸溜水泡出的茶不見得比普通水好些。西湖的虎跑水，泡出來的茶，有時竟發出霉味。惠泉被人弄污了，茶味也就差了。一個百年的宜興壺，普通水放進去，就有茶味。

我曾見過一個五十年的宜興壺，據說水放進去，就會變成茶。我揭開壺蓋仔細研究，只見裏面有一層綠色的，像石上的青苔差不多，不過不如青苔那樣有光澤罷了。

我又喝了那壺中的水，起初倒不大注意，後來朋友說這是水變成的茶，接着又說他這壺是一寶貝，又說值幾千幾百兩，外國人要買他不賣，外國人又難過得很。我滿心的驚奇又喝了一口。覺得好像是茶。他於又接着說了一陣怎樣閉目凝神的細味，怎樣預備水，多少時間，多少溫度，又說三不飲，人多不

飲，心亂不飲，醉飽不飲，說的真是天花亂墜，我又喝了一口，覺得簡直是在喝茶，不在飲水了。

這或者就是茶的幸運。

我們安徽六安是產茶之地。不知誰想出一個法子來，將茶葉和莖扎在一起，成一菊花的形狀，這是預備人用蓋碗泡茶用的。一個菊餅，泡一蓋碗茶，分量既勻，茶葉又不至於浮在水面。第一次水是取葉之味，第二次水是取莖之味。用意不可謂不善，不過却難爲了茶！

他如將茶製爲鈎形，片形，磚形，都是取悅於目的。總要算茶之厄運。

再如老太太喝茶放西洋參。有火的人放菊花，麥冬。還有的放茉莉花，玫瑰花等等於茶葉中的，都是茶的仇敵，珠蘭雙薰重審，更是茶之厄運。

仔細一想，茶之厄運還不止此，已潑出去的茶葉，竟有人拾取之而曬乾，

夾在茶葉中賣，這經兩次蒸曬煎熬的茶葉，厄運當然可以想見！

這還不算厄運，最可惡的，便是煮五香茶葉蛋的人，茶葉到了他那個鍋中，真是粉骨碎身，連渣滓都熬化了。我們知道，茶和鹽是兩不相容的，用鹽水泡茶，茶葉都泡不開。如今硬把他倆放在一起，用火煎熬着。使他們融和，正如詩人所唱的：

「唐突天下嬌」了。豈不罪過！

以上所說，是茶的厄運，也就是茶葉所受的刑罰。這刑罰包含着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的。此還不足盡茶之厄運，她還有名譽刑和權利刑的。類如「吃講茶」「端茶送客」「茶舞會」「茶話會」等等，都是假借名義。有茶之名，而無茶之真實享用。茶之名義被侮辱了，茶之權利被剝奪了，社會如此，夫復何言。

我寫到此處，便擱了筆，到一個朋友處去談天。走進了便看一副珂羅版製的鄧石如的隸字聯對。那聯句是：

「客去茶香留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

鄧石如是我一個死去的同鄉。他的字倒不引起我的贊美。聯句却是好的，尤其是「客去茶香留舌本。」

這真太好了。我說不出。我想我們只能意會。這也算茶之幸運，有了這種好句來贊美牠！

我坐了一刻，便到第二個朋友房中去。這位朋友是一個生物學家。他房中有一架複式顯微鏡。他還有大玻璃罩子，罩在顯微鏡上面的。這是我看慣了，一點也不希奇。不過今晚令我希奇的，便是那大玻璃罩，並沒有罩顯微鏡，乃是罩在一個茶盅之上，盅小罩大，盅內是剛泡的茶，熱氣噴滿了一玻璃罩。



我很希奇的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笑着說：

「一會兒你自然知道的。」

他一手捏着錶，那秒針走動的不息。他一面看表，一面注意玻璃罩。過了一刻，他叫我到他身邊。他一手捏着罩頂，帶笑着，口中說：

「一，二，三。」

陡然將罩子一揭，那一陣茶香，真是令人欲醉。他一面聞，一面說：

「聞啦！聞啦！」

過了一刻，他很滿意的坐下來，問我說：

「你喝麼？」

我說：

「你這樣費心泡出來的這一小盅，我怎好分肥呢？」

他笑起來了。

「你以為茶泡出來，是喝的麼！這就錯了。我只要聞，不要喝，一喝，聞的意味就完全消失了！」

他仍在笑。

我聯想着。

「這真是茶的幸運了！這一分精神的安慰，到什麼地方能求得着。茶若可知，定然會肯為這位生物學家執箕帚，薦枕席的。」

我真不敢再寫下去了。我佩服盧同，佩服鄧石如，更佩服這位生物學家！

（註）見四部叢刊玉川子集。

## 福祿壽財喜

這五個字，無論是誰，看着總有些喜歡的。我們太喜歡看了，假使你走到內地去，十家的中堂所懸的畫兒，倒有九家是福祿壽。中間是一個紅袍的五鬚長鬚的老者，手中拿了朝笏，戴着鴈翅的冠。左邊一個綠袍的長者，頭上戴着風帽。右邊一個黃袍的矮老人，有高凸的頭頂。這便是福祿壽三星的代表。

朋友也許要問，你說的是福祿壽，那末財喜呢？他們又是一個什麼狀態？我當時被他一問，我也就楞住了。實際上五星圖是沒有的。我們從來未聽過人說：

「五星高照。」

第二個朋友，比我却來得機警些，他立刻便答出來了，他說：

「你不是看見過那三星圖上，有的還畫上一個小孩子手中拿一朵花，站在壽星面前麼？那就是喜；祿星手上捧了一個元寶，不就是財麼！」

誠然的，被他一提，我倒想起來了，那福星手中有一個朝笏，壽星手中，有一個壽桃，還有一個拐杖。

這樣看起來，我們便對不住財星和喜星。福祿壽都是一樣的大人，只有喜星是一個小孩子。最不平的，財星連人的資格都夠不上，可憐他只是一個小物件，隸屬於祿神之下。

民衆的藝術本是民衆思想表現。祿星本是官星，做官就能發財，所以他就拿元寶，我國之所以有貪官污吏，或者也與這種表現出來的思想，多少有些關係。喜神是與婚姻有關的，中國的婚姻，是以生子爲目的，所以就畫上一個小孩子，不過我們看見一個可愛的孩子的時節，心中總有一個意念，就是：

「他究竟是誰養的呢？」

假使我們知道他的父母，總得有幾分豔羨，假使知道他沒有父母，我們便生出無窮的悲哀。如今在福祿壽三星之榜，硬加上一個小孩子，要說他無父母，這幅畫便不能看，因為太悲哀了。說他有，到底是誰？

說到此地，我們深知喜神也受辱的。這幅畫兒，實在不值得注意。

我也曾問過人，財星到底是什麼樣子，人說是黑虎趙玄壇，他是封神榜上的人物，是一個著名的黑臉凶猛的武將。喜神呢，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或者讀者已經聽見過的。不過我想無論如何，決沒有福祿壽三星那樣的美。

我們從前用陰歷的時代。每逢大年初一，第一次出門的時候，叫做出行。出行的人，手中有一炷香，還有一些五彩小方紙。出了門就問官，人家問你做官好嗎？你必定說：

「那裏好，真是談不上的。你不是同流合污，就是被人排擠。」假使你再文一點便會說：

「官海浮沉乏善足述」了。

壽呢？

有錢的老人，常常向人說子孫不聽話，活着簡直看不入眼，不如一瞑目，百事不管，倒還干淨。至於沒有錢的，不用說，更是活受罪，腹中沒有飯，身上沒有衣，而抵抗和奮鬥的力量，却日漸衰弱，你不用問他，他自會向天發出疑問說：

「爲什麼不叫我早點死呢！」

財喜就不同了。不論貧賤富貴，老少男女，古今中外，都是一律歡迎的，既沒有空間的區別，復沒有時間的限制。

假使你問人說：

「你要不要錢？」

他必定眼睛一睜說：

「誰不要錢！」他不但如此，他還疑心你有些神經病，問出這樣蠢話。

或者你問的那個人是個文人，他會向你滑稽的說：

「勿貪不義之財！」

不過我也有一個說「勿貪不義之財」的朋友，有一天他得了發財票，請我痛飲，我真被他逼急了。

我笑着說：

「勿貪不義之財，勿飲過量之酒！」

他陡然的一驚說：

「你是在罵我吧！你須知財雖是不義，而我却没有貪，我本是不想得的，他偶然的來了。我也是却之不恭，可以暫時和朋友大樂，這叫：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說着他哈哈地笑起來，我真暗暗地佩服他運用古書中的話，非常的巧妙。假使再進一層想：杭箔的銷路，每年真不知是有多少萬。單就他的稅收一項，已經是非常的驚人，試問這錫箔有什麼用處，除去將他摺成元寶形狀，燒給死人當錢用以外，是一文也不值的。多少工人靠這個吃飯了，多少商人靠這個得利了，多少資本家靠這個發財了。還有多少婦女的工夫，都花費在摺元寶上面了。多少有用的錫和紙都被火一燒化爲無用了。這種不合算的事，做了多少年到底爲了什麼？不過怕死的人沒有錢用，錢之爲人所重，一至於此，怎不令人咋舌？



此外我們還嫌摺起來費事，冥洋也做出來了，還嫌冥洋過重過多攜帶不便，鈔票也做出來了。冥國銀行的廣告，也就深入了人的腦中了。最奇妙的，莫過於貧人買不起這些精緻的冥鈔，於是用粗紙切方了，打上幾個眼，也就算錢了。於是過年燒，過節燒，生辰燒，忌辰燒，清明燒，七月燒，十月燒，成萬的人的精力，成萬的財富，按着節期去消磨他，造成詩人的兩句話。

「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

我們想對於死者，除了燒紙以外，還有什麼？沒有了！燒紙除得了兩句詩以外，還有什麼？沒有了！然而生者怕死者窮，還是要做下去！

噫！財之於死者如此，生者，就更可以不必論了。

至於喜，無論誰都歡迎的。老年人得了孫子，少年人得了伴侶。那落地的  
小兒一聲哭，也不知給了世界多少娘親的安慰。就是生的厭煩了的母親，她在

產褥上仍不能忘記她剛生的小兒包扎的齊整了沒有。

牆上的招貼，楷書寫了「抬頭見喜」，「對我生財」。一年的開始，第一次發筆，定然要在紅紙上寫一句「丁財兩旺。」

這還不足以證「財」「喜」之受人歡迎麼！

「財喜」這樣受人歡迎，我們竟無畫幅來代表他們。「福祿壽」是人人口頭上不要的，反而金碧輝煌的畫着，懸挂於中堂。

這真不是可解了！

不過我們仔細一想，不可解中仍有可解之處。所謂祿乃是財的影子，福也就是喜的影子。食君之祿就是拿君之錢。食祿報恩就是做事空一揖，小方紙向天上一拋，這就是象徵着，一年到頭，大吉大利。

不過向空一揖，到底面朝着那一方？這個答案便是喜神方。幾十萬幾百萬

的人在初一之晨出門迎喜神，究竟喜神是個什麼樣子，反而不去研究，多少年都不去研究，誠然是奇妙的。

神的住宅叫做廟，財神我們有廟叫財神閣，喜神的廟叫什麼，我至今沒有知道。

但我們仔細一想，福祿壽財喜，到底那一位我們最歡迎。爲答這一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問什麼叫做福，一句普通的話，便可以使我們啞然。譬如你問某君：「現在有幾位令郎？」假若他將眉一縐，苦笑的說「現在我已經有八個小孩子了。」

那你的一句話：必兒是：

「真好福氣！」

就像留聲機一樣，到處盡是如此說法。不過我也要問，假使你真的有八個

兒子，你心中會說：

「擔負太重了，談上什麼福呢！」

至於祿，普通說起來，當他「做官」為最好。古書所謂「食君之祿，」也就是做官的意思。我們還能記起王佐斷臂的那一段，「食君祿，報皇恩，晝夜奔忙，」那幾句的。不過假使你做了拿錢，人為什麼做事，還不是拿錢過生活。這一層意思，不管那一個階級那一個時代那一個地點，純是相同的。事做好，做的體面，拿着了多錢，就是祿，再看沒有兒子沒有老婆的人，無論他多快活，社會上決不會認他為有福的人。我說福是喜的影子，總還不至於大錯。如此，我們便得了一貫的解釋了。為什麼要福祿，那就是象徵着喜和財的滿意。換句話有老婆，有兒女，有錢，有勢。這當然是可以予人生極大的安慰。這個極大的安慰中，最可怕的就是死，一死什麼好的東西，便整個的完了。

## 淡巴菰

淡巴菰是 Tobacco 的華譯，不知那一位聰明人譯的，這個名詞表示着聰明，因為煙已化成一種新鮮植物了。煙葉之金黃，固覺可愛，這是煙公司的廣告部告訴我們的，然而總不如新鮮之菰！

煙至少有一些不好的氣味，總有一點苦，不是爲人人所喜的。我們親眼看見電車中妙齡女郎用手揮掉她隔座的煙氣！

菰就不然了！菰是好吃的東西，男女俱喜的。廣東酒家裏的原盅草菰，嗜之者甚夥。

煙也有以食品做廣告來吸引人的，像前幾年的翠鳥牌香煙用烤鴨子做廣告。雖同是一樣的烤，而鴨之烤却優於煙之烤。我們不能忘記那風過幾日的

鴨，得油火而生外脆內潤的皮，所以烤鴨子在四處，永遠的存在着，翠鳥牌香煙却早就不大看見了。

同是一烤，都不足以相提並論，有如此者，何況一方是辛辣的烟，一方是鮮美的菰呢？

然而這名詞一提，什麼壞印象都沒有了。這是聰明！

仔細一想，聰明還不僅此，單就淡巴菰三字而論，個個字都是好的。菰是好的，巴菰更是好的，巴是形容菰的品質，好像川耳一樣。我們古地有巴蜀漢中，這巴菰豈非巴蜀之菰麼？其珍貴當不在大山人參，跋趾玉桂之下，豈不妙極？

淡，是更有研究的。淡是形容物品的新鮮或製造保存方法之精良的。我們會保存魚和肉，那就是用鹽醃起來。如今鹹魚肉的價，却減於新鮮的魚肉價

了。我們會保存水果的，用糖或蜜餞起來，但是那如原來的呢？淡味最難，因為他容易走上腐和臭的路，不腐臭而淡，不是鮮定是保存的好，這是了無疑義的。

由此看來，淡巴菰三字之神奇美妙，也可以知道了。然而神奇美妙還不在此。

假設一個滿身刺花遍體長毛的肥海盜，搶了東西回來，滿頭大汗的坐在那裏，一手掏出那口嚼的煙塊 Chewing Tobacco 旋嚼旋吐，既臭且污。我們這位譯者提起筆來，寫上一句：

「歸來苦嚼淡巴菰。」

我們能說這是強盜麼？這是一個文人出游歸來，他的夫人替他預備了一碗香噴噴的淡巴菰，一慰他的疲倦，不過因為這次出游，看着了一個朋友戀愛難

以成功，所以歸來之後，心地很是不寧，恰巧他夫人送了淡巴菰來，所以就只好苦嚼淡巴菰了。

苦嚼淡巴菰這一段情景是有詩意的，所以這一句詩寫來，真是恰到好處！如此，則這句詩似乎不是寫強盜的了，這却又不然。七個字無一字不恰的。歸來，確是歸來，苦嚼也是苦嚼，意味真是苦的。真是寫的入神。而淡巴菰又真是 Tobacco。這豈不是更神妙麼？

這種神妙之筆，不是在詩，而是在淡巴菰。

本來，我是不主張以英字做標題的。讀者可從「何以解憂」一篇中看出來，不過淡巴菰三字太好了，我捨不得！

如今仍舊用他，却說了許多解釋的話。

煙不比酒，沒有許多古話說的？然現今的話，也不比古話壞些。如今競用



新名詞和創造新名詞的，連續着不斷，新一字，似乎還要多寫幾個，多鑄幾個纔行！

淡巴菘之特點，也就在一個「新」字，試觀上海煙之牌名的變換，立刻可以知道的。近幾年來香烟牌子的變換，真是多極了。我不要舉許多名字來替他們做廣告。我們只須看一個趨時的人吸烟的牌子之變換，也就可見一斑！

煙是助思想的，一般人都是這樣的說。我們看偵探小說總見着那大偵探口銜烟斗，默望凝思。又看見大文豪抽煙凝想，又看見那抽鴉片的人，從牀上跳起來向人家說：

「我想出方法來了，是如此如此！」

烟果是如此的神妙麼？不然的，我們親眼看見許多人吸煙咳嗽，吸煙吸醉，吐了一地的黃水，透出滿屋子煙氣。又看見人口含着煙睡着，結果是烟灰

將毛葛馬掛燒了一個長洞。還有一個煙屁股，燒了一個大船，一輛汽車，一堆貨物，一所堆棧。

又說：煙是助消化的。俗語說得好：

「寧賣祖宗一莊田，不離飯後一袋煙。」

則煙之重要，正不亞於米了。不過人有早晨一睜眼要抽一枝煙的，這也是助消化麼？有人因為消化不良，就生病，病中有人授之以煙，他會拒絕的說：

「可憐我嘴裏，一點味也沒有。」

他不吸煙了，這又是什麼意思。

又說：煙是裝飾品。我們看見許多的太太小姐，少奶奶在牌桌上，戲館中，拿出他們的精美的烟具和烟炫耀於人前。又看見烟盒的製造，煙的製造，還在往精美的路上走，又看見吸烟的人在電車上汽車上餐館中，做出各種點火

吸煙捏煙彈灰等等的美姿態，烟在裝飾品似乎很有幾分的意味。

不過裝飾品是貧人所不用的。每日不能圖一飽的人，不想裝飾。但是，他却想吸煙。我們看見許多衣衫襤褸的人，面上滿布了塵垢，他却很勤懇的在車上尋烟屁股，這難道也是裝飾品麼？

據說他拾烟屁股，是有兩重意義的。（一）較長的留着自吸，（二）短的，重新賣給人家複製，據說北平有一家專門製造剩餘香烟捲的。店主人四處收買煙屁股，按類儲藏，比如白錫包的煙屁股盛在一盒中，加力克的煙屁股又盛在一盒中，你要買加力克，你和他說一聲，他立刻製造一枝給你，雖然不是從加力克罐中取出來的，其味總不差些，有時竟比原來的好，因為煙屁股本為煙之菁華，聚多量菁華而成煙一枝，其味自然佳妙異常。

仔細一想，這是剩餘價值：是資本家的剩餘價值。德國大社會主義者馬克

斯君大聲疾呼着說：「勞動家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搶奪了！」

殊不知資本家的剩餘價值也會被勞動家搶奪的，那就是「拾煙屁股復行製煙！」

這個人已經發了財。是藉煙屁股而發財的，我們保留殘茶賸飯，不會發財，煙比茶飯的出息更大些！這也是奇妙的事！

又有人說，煙是一種標識，像人的服裝一樣。工程師喜歡用大方煙斗，年輕的人，喜歡用纖巧的煙斗，思想家愛用煙斗而不喜吸煙捲，政客大腹賈每嗜呂宋。就是吸煙捲的，也有分別，吸半枝者有心思，浪費，愛煙屁股者，吝嗇等等，真是不一而足。

說到這裏，讀者已經明白煙之哲學，藝術，倫理的價值，但我們也須知道煙不是一種理論和學問，不好做一本書像討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那樣偉大

和精細。他只是一頁寸紙，捲着一些切碎的枯葉子。價值能以如此，已經可以稱贊了。

我們看了人文月刊上刊載着外煙的入口數，真是令人咋舌，又看見製煙廠裏失業的工人起了無限的感慨，又看見滿街滿壁的廣告，那高大的鋼鐵架上，配着明暗的電燈，偉大的船隻滿載着煙箱，每一小紙包煙，只須抽一點稅，一省就是幾十萬幾百萬元！

這樣偉大的經濟流通，純是出於一頁寸紙包了一小撮切碎的枯黃葉子這麼一樣東西。這東西既不生人，復不養人，不是觀玩，乃是燒掉，不單燒掉，而且燒的一無剩餘，甚至一段小小的煙屁股，也要想法子將他燒掉的。我真要說世界奇觀不是萬里長城，不是金字塔，乃是這個具有淡味的巴蜀之菰了！



## 龍鳳思想

讀者看了這個題目或者已經覺着那裏是有個龍鳳思想盤疑在中國人的腦中，但是實際要將他說出來，却不很容易。我們根本就沒有看見過龍，也沒有看見過鳳，從這個沒有根據的東西中會生出一種思想於人腦中，總算是一件值得說的事！

我久經有心想寫這一個題目，終於不敢下筆，每日裏却在腦中縈迴着，還是將他寫出來。

在寫之前，我注意了我的題目，是龍鳳思想，不是龍，也不是鳳，却是思想。

「什麼是思想？」

我自己這樣的問自己，我思想了半天。竟答不出來，不過我憶起 Manz 曾經做過一部十九世紀思想史，已經譯成了中文，或者上面有思想的定義。

翻開來仔細的看，上面說：

「讀者讀此書，若以為非立界說不可，不然則不能成各種抽象學說。若然，則惟有留待讀者自立界說，此時若先立界說，不過招人辯駁，徒亂人意，徒費唇舌。」

看到此處，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立刻便將他掩起來了。不過在掩的時候，却有幾個名詞，攢入我的眼簾。

「此時只要留意於我所用之思想名詞……包括欲望，感覺……。」  
 一縷靈機，陡然現於我的腦中。我立刻感覺着可以寫這一個題目。

我們欲望和感覺中是充滿了龍鳳的。表現着最利害的，就是過去的大清帝



國純然以龍爲尊貴，這是不用着再說的。從前的父親，希望兒子成功，總說一句「望子成龍。」據說從前科舉時代，有一個小兒坐在父親的肩上去赴考，考官看他年紀甚小，頗爲奇異，隨即出了一個對子叫他對，那對子是「將父作馬」，這小孩子對的便是「望子成龍。」這個故事並不希奇。不過他的含意却很值得注意的。可注意之點，到底在何處呢？我看共有兩點，一是這小孩子年紀太小，二是父親情願將他放在肩頭。

讀者此時或者能想到這個小孩子有多大的，無論如何，他決不會過十二歲。過此便不好將他放在肩頭了。以十二歲之下的小孩去赴考，到底是什麼意思？即使他是神童，一次就考中了狀元，可憐他衣錦榮歸的時候，連馬都騎不上，怎麼能遊街呢？要說他去考試不過想做官，那便更是滑稽。現在一個極低的被選資格，也須年齡超過廿五歲，高的還不止，我們翻開各國司法。立

法，行政人員照片來看，幾乎個個都是老年人，就是中華民國行政首領也是個個年在四十歲以上的。由此看來，不滿十二歲的小兒去做官，簡直是一個笑話，一件不可能的事實。那末，他父親爲什麼去做這件無聊的事，反被考官罵他爲「馬」呢？我想再會替他辯護的人，也不過只能說他去考的目的，不在做官。在什麼？只好說在顯他的才能，出出風頭罷了。

說到這裏，我們須要明白。這個故事，是一個普遍的傳說。中國的父母子女，受他影響非常的大。結果是叫爲父母者，早望其子成龍，不管他能不能，也不管他成熟不成熟。擴而充之，十幾歲的小孩子，就想着「揚名聲，顯父母。」二十幾的，每日裏大談生活艱難，柴昂米貴，膝下繞着幾個孩子，那骨瘦如柴的妻，實在照顧不來了。在中學裏的人，恨不得眼睛一霎，就大學畢業。在大學裏的，恨不得一年就得着三五百個學分，拿了文憑立刻飛來一隻金

碗。他們年歲都輕，身心都沒有完全發展，他們都想成龍，飛翔於社會。結果，都是很悲哀的。我們將他們和那個赴考的小孩比一比，情形又有什麼兩樣。

這算我解釋了第一點。這第二點是父親情願將他放在肩頭。我們先問父親是一個大人，爲什麼自己不去投奔前途，反來揹着一個極小的孩子來做這一套把戲？有人說：他父親不認得字，不能考，所以讓他兒子來考。然而無論如何，父親總應該是個懂事的人，懂事的人總不應該做出這種滑稽而又無聊的事。即使他父親不懂事，那教小孩子書的先生，總應該明白的。揹了這樣小的孩子來考試，簡直是侮辱孩子，侮辱考官，侮辱國家，侮辱社會。而他竟會做出來，而社會竟會贊美他。而這種無聊而又滑稽的故事，竟視爲千古佳話，一時美談。便很可以表現我們的思想之錯誤。

我們的思想是父親不努力而希望兒子去成龍。兒子因爲年歲不夠就去成龍，常受下許多學淺識薄能力不足的苦，他於是只好嘆一口氣說，環境太劣，吾已矣，讓兒子去成龍罷！

這種思想的結果，便是每一個父親都難有成就，每一個父親都希望兒子會成龍，而每一個兒子又都成了父親，這些新父親，倒又是難於成龍。換一句話，這就是個個都沒有成龍。

不過在這一節當中。有一點我們須得注意，便是那一句，「每個兒子又都成了父親。」那就是因爲鳳。

鳳是什麼？

鳳就是女人，男人有了女人便會生兒子，生了兒子，男人豈不是成了父親。

原來這個鳳，是一個雄鳥還是一個雌鳥，我們不去管他。鳳是陰性的表現，最顯著的便是新娘頭上戴的鳳冠，和她腰下繫的鳳尾裙，她結婚之日是一個生平最重要的時期，在這一個時期中，我們思想她應該是一個鳳。正如父親希望兒子成龍是一樣的意思。再看現在女人的名，叫鳳字的非常之多。乾隆皇帝下江南，偏偏地遇着一個李鳳姐。聖馬利亞女校的年刊，恰巧取個名字叫鳳藻。

徒有一個龍的思想，還不要緊，有了鳳便糟糕了。龍鳳喜餅一吃會有小孩子出來的，小孩子出來，父親還沒有成就，倒又希望小孩子成就，所以他情願攆了兒子去成龍。情願省吃減用替兒子去找鳳，不管兒子養的活養不活。但是鳳一來之後，又有兒子了。兒子還沒有長好，又被父親攆着他到外面去跳龍門了。

成千成萬的青年被龍鳳思想害了他們，他們以經驗未充，學問不足，身體欠強，負擔過重，損害了他們一切的成就，許多天才都就此埋沒了，斷傷了，社會上蒙了極大的損失。人們仍舊笑着龍鳳的餅子，穿着龍鳳花紋的服裝，用着龍鳳花紋的器具，被一團悲哀，沉悶，徬徨，朦朧的空氣籠罩着隨着時光老人一步一步的向前進！

這便是人生的悲哀！

## 酒色財氣

酒色財，便是外國的三W。Wine. Woman. Wealth. 三樣東西，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的。他們的勢力，佔居了古今中外，歷久不衰。

不過，在中國，酒色財之外，憑空多上一個氣字。外國沒有的，便很值得我們注意。

酒是我們喝的東西，色是女人，財是錢，三件東西，我們摸得着，看得見，聞得出，嘗得到，都是好的。但什麼是氣？我們便很難說。通常我們覺得氣是壞的東西，如嘔氣受氣。不過也有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文天祥在他臨死時還做了正氣歌一篇。不過假使你問一個化學師，他會告訴你，氣有毒無毒之分，而無善惡之別的。

無論如何，氣總是一個流通的東西，決不是固定的或是堅硬的東西。酒色財下面多一個流通的東西，便會勃勃而有生氣。拿人來比，酒色財是肉體，氣就是靈魂。拿哲學來說便是物質和精神，拿化學來說便是質和力 (Matters and forces) 沒有氣，酒色財都是死物，一毫不值得贊美和豔羨的。這一個氣字，總算是用的非常好。

到底氣是什麼？我也和朋友研究過。

有一個朋友說：

「氣是由競爭而來的，一個人便談不上氣，飲酒的人鬧氣，他面前必定有人和他競爭，至於爲色而競爭，爲財而競爭，社會上比比皆是，更用不着列舉了。」

第二個朋友說：



「不對的，氣是因爲得不着，方纔生出來。酒過分了的人，再給他的酒，他便不氣了。推而至於色，也是因爲沒有得着，方纔氣。財，也是如此。得着了於心忒安，更沒有什麼氣了。」

從這兩個朋友的話中，我得着了兩層意見，一是競爭，一是得不着。誠然的，人生的一切，不過是競爭，世界的文明，不過因爲人類沒有得着勝利於自然界。到了人類想什麼就有什麼，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世界便沒有進步可言，人生也就毫無趣味了。

因爲氣，世界纔會進步，人生方有興趣，氣便是好東西。

然而照近代社會主義者說，「競爭」是不好的。我們要消滅「競爭」。「得不着」也是不好的。我們要使人人得着，「競爭」和「得不着」是資本主義的大病根，我們要消滅他的。

社會上滿藏着自殺，墮落，搶劫，娼妓，病狂，貧窮，厭世一類的人，根本是在競爭和「得不着」。因為「競爭」，弱者被強者吞沒，小者被大者吞沒，貧者被富者吞沒。因為「得不着」，社會上充滿了居奇的貨品，倉庫中存貯着吃不了的米糧，地底下埋沒了無盡的寶藏。富人大碗中的殘肴向陰溝中倒，貧人在路上「得不着」。商家堆了許多高價，賣不出的貨品，社會上平民「得不着」。地底下藏了珍貴的寶藏，地面上滿佈窮人和找不着事做的漢子。這就是「競爭」，這就是「得不着」，這就是「氣」。想想也是可「氣」的，你我都應該承認。

因為國家主持了生產事業，工商農的競爭便免除了。大眾集合的力量去開礦，掘油，耕地，管理工廠，共利共榮，共甘共苦，不但消除人類的競爭，並且由此制勝天然，得不着，也可以得着了，如此，消滅了貧富，平均了強弱，

娼妓劫盜絕了跡。這樣，我們能說他一聲「不好」麼？

這時競爭也沒有了，得不着的也得着了，又好，又沒有「氣」。前面的話，就整個的打翻了。

說到此處，我們平心地一想。酒色財氣的「氣」字，實在是一聲嘆息，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大衆一聲共同的嘆息。

「酒色財」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快樂，而「氣」却顯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悲哀。

或者有人要問，免除了「氣」，能不能有酒色財呢？這句答案，當然是有的。不過酒是工餘一貼興奮劑，色不過是供給社會傳種的機能，至於財不過是社會上人生活之資罷了。

不過再仔細一想，酒也可以不要了。色是傳種，財是自存。自存和傳種是

社會生存的根原，也就是人類生存的根原，就是「食色」，也就是「飲食，男女。」有了這兩項，什麼事都完了，爲什麼要「酒」？更無所謂「氣」！

「酒」到底要不要呢？

我這樣的思量着。滿想找個朋友來問問，始終沒有找着。今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冊子叫生活之味精，翻開來便看見論酒的一段。作者說：

「有時候，真令人不能不有喝點酒的意思。」

「牠最少可以使一顆消沉的心活躍起來。」

「波斯的大詩人莪默，更把酒贊頌到竟是全宇宙間最美好的東西。」

「快意的時候應該喝，失意的時候也應該喝！」

末了他說：

「舉杯敬祝祖國運亨隆，祝你我，及我們相識的或不相識的友人們康健

幸福，尤其對於我那四年前患難與共，花雕與共，花生米與共，如今是東分西散，飄流各地的幾個可憐的友人們！」

我感覺着酒的趣味來，人們生活恐怕不僅是吃飯，生兒子，嘔氣，也還要一點興趣和快樂的！

酒！你永遠操縱着，我們熱烈的心情，增加着我們的快樂和興趣，讓我們在苦惱的環境中，仍然是奮興的工作着，享樂着。

那我們又怎麼能少掉了你！



## 醫卜星相

我們若有機會到中國醫生家中走一回，我們會看見他的學徒在那裏開方子，却沒有看見過學徒替人家按脈。

這裏面是有一層難處的，因為按脈是了解病原，有了病原方可以開方子。醫生不按脈，照我們普通的見解，開的方子總有些靠不住。

生病的人，爲的是望病好，誰願意要一個初學醫道的徒弟去替他按脈。所以徒弟只好侍於師旁，抄抄方子了。

學了幾年的醫，抄了許多方子，却始終未曾按過脈。最奇妙的便是出師以後，他便挂起牌來也會替人按脈，獨自開方，儼然爲一新醫生。由此，便令我們不能不覺得按脈這件事是醫生的本能了。

我也曾將上面的話，和一個醫生談過，我預料他定然答不出來，他的臉定然會紅到頸項的。焉知大謬不然。他說：

「不學按脈就會按脈，便算希奇嗎！從前看皇后疾病的太醫，是不許用手按脈的，却用一根線，縛着皇后的手腕。然後太醫執着線頭，凝神體會，便知所得何病，難道用線診脈，又有什麼書籍能夠傳授嗎！」

他說着微微一笑。我真是有無限驚奇，我覺得這種醫術，真是玄之又玄。按脈是指下的感覺，我們都知道的。就是問醫生，醫生也會承認。

不過既說到感覺，我們須知道我們身體上究竟那一處最靈敏。這最靈敏處，要算舌尖而不是指頭，因為指是伸於外的，伸於外者每不如藏於內者之敏銳，不圖將這個最要感覺敏銳的工作，送與感覺不敏銳的指頭，這是從何處說起呢！



而且醫生所說的脈象，有許多種，什麼浮沉遲速濡芤等等。拿芤脈來做一個例。有人告訴我這種脈好像一根葱管，外緊而內空。我們知道脈孔中是有血的。管中是實而不空，如今硬教人體會「實」而有空的意味，可就難了。再加之我們的皮，本有幾層，有所謂外皮中皮裏皮，我們要用三個感覺遲鈍的指頭，隔了幾層皮，去感覺有一根葱，而且是外緊內空，實際上又不是真空，真是難上加難了。假使再要用線診脈，那我們簡直不敢說他是醫生，竟是一位神仙。

有個朋友告訴我一段停脈的戲法。他說你只須用大手帕一塊夾在隔肢窩內（此乃上臂與肩相連的地方，也就是那護癢的地方）夾的緊，腕上的脈，就會停止。我試驗一回，覺得很有効驗，立刻令我回想到脈的浮沉，便非常的靠不住。

學過醫的人，定然要反對我說醫不是純然靠脈看病，脈之外還有「色」的。醫界有句話「合」色脈「可以藥全」。還怕靠不住，所以又加上一句格言，叫做「望」（就是望色）「聞」（病者平日的起居狀態），「切」（就是按脈）「問」（問他得病的原由）。

這個「聞」字，便做不到，醫生每日醫的病人甚多，焉能知人人的起居狀況。「問」字也難，有許多不知道怎麼會得着病，更有許多人以為醫生問他，便足證明醫道之不高，他回一句說：

「先生按脈，自會知道！」

其實，脈之所表現的太細微，而且醫生又沒有學過，所以只剩下一個「望」字。

「望」什麼？不過是一個臉和一個舌苔。

讀者或已看過病人的臉，差不多都是一樣的難看而已。但是我們仍能相信醫生，因為他們會看舌苔。

說到此處，我想起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做的一本「人生鑑」來，他在裏面敘述他自己餓了幾天之後，用鏡一照，舌上生了苔。他說這個苔是因為胃中無新物，乃將餘毒用消化的力排出來的象徵。然而他並沒有病。若照中國醫生說，不是寒就是火，不是火就是滯，我們一共也不會懂。

照臉色說，中國醫生以為臉皮光澤而緊張者是外感，屬於傷寒一類。臉色晦暗而油膩者是內蘊，屬於溫病一類。傷寒溫病的爭，構成醫界的內戰，內戰的不終結，西醫的勢力，便乘虛而入，加以猛烈的攻擊。

對於西醫的攻擊，中醫方面也並不看出怎樣的抵抗。最妙的一點，便是到藥舖中去調查一次，知道中醫方單每日比藥房中西醫所配的方單來得多，隨便

加上一個結論說：

「我衆彼寡，任其自生自滅！」

這句話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我親自聽一個醫生說的。他這句話真是足以代表中國歷來的外交，從鴉片戰爭直到現在。

我是自小多病的人，因為嘗盡了湯藥之苦，逼着我相信西醫。近幾年來，過的是都市生活，別的不說，使我最感受痛苦。便是傷風咳嗽。使我最不適意的，莫過於頭髮落的快要禿頂。和膝下一大羣小孩子，令我覺得未來一個極大的擔負，放在我的肩頭。

我因為傷風久久不愈，去找一個西醫。他每天用一種富有刺激性的藥水（像樟腦一類的東西）向我鼻中注射，一連十多天，都不見好。我這十幾天每日都是早晨鼻中刺激的非常難受，晚間鼻中塞起來，也是非常的難過，至於咳嗽

的治法，他以前是用一種無色的甜汁給我喝，喝了三瓶，也不見効。後來又掉了一種赭色的藥水給我喝，兩瓶又不見効。我說這種赭色的實在難以下咽，你能不能替我掉一種。結果，他給我許多黑色的藥餅，又吃了好些，還是不見効。

關於落頭髮的事，他也介紹我幾種藥水洗頭的方法。現在還是繼續的落下來，而且頭上還時時發癢。最妙的一點，便是我問有無停孕的藥，他將臉一沉說：

「上天有好生之德，逆天行事，非醫家之所應爲者。」

我敬佩他的慈心，有一天便和一個朋友談起。朋友將眉一縐，苦臉的向我說：

「你和我正是相反的。我結婚十載，膝下猶虛。」

說着他嘆了一口氣。我說：

「你何不去找那個醫生問問。他是有好生之德的。」

這位朋友信了我的話去找他。結果，真是使他喜出望外，因為醫生承認不生是一種病，一種可治的病。

醫治的方法，是從他夫人起，說她子宮部位不正，花了許多手續費，吃了許多的苦。關於懷孕的事，仍是毫無消息。於是厄運便走到我這朋友頭上來了。因為醫生說，移動子宮，既是不孕，病一定是在男的一方。這治的方法，是用一根長針向這位朋友臀腰相連的地方截上一針，每次截的時候，朋友必咬牙一次，小孔中還流一點血，針拔出來的時候，用棉花蘸些藥水一擦，還用四個手指輕輕打一下，嘴裏說：

「好了好了。」

這樣的苦痛，朋友受了好多回，屁股上也截了不少的眼，咬過許多次牙，挨了好多回打，結果，兒子仍舊沒有生出來。

這些情景，又令我覺得西醫之無能。於是又返本歸原，又找一個中醫談談。

中醫說：

「西醫的方法是不對的。」

適巧我又在患傷風咳嗽，就請他開方服藥，也同是一樣的不見效，我便說他的方子不對，另找他人。他說：

「老實向你說，傷風咳嗽那裏能算病。」

我心裏想着，既不算病，你爲什麼開方叫我吃些苦藥，西醫爲什麼又叫我喝上許多藥水！當時我便說：

「傷風咳嗽既不算病，停孕有沒有方子呢？」

他想了一刻說：

「只有偏方，那便是將蠶子煮水喝。」

我說：

「吞田螺也可停孕罷！」

他點點頭。我說：

「你讀古文沒有？」

「怎麼沒有！」

「歸有光的先妣事略中不是說歸老夫人因停孕而吞田螺送命的嗎！」

他的臉條然地紅起來了。我怕他情急，便說：

「偏方本非正道，停孕這件事也不是人所應爲，天有好生之德，醫存救世



之心，當然醫書上不能教人方法的。」

他想了一刻，勉強敷衍的說道：

「多子本是福氣，何必停孕。」

他雖然這樣說，面上仍舊是難看的。我覺得很對不起他，便說請他去看京戲，他也沒有推辭，和我一同進了戲園裏。

這時候台上演的正是李陵碑。楊老令公正在很悲慘的唱着大郎兒二郎兒三郎兒四郎兒，……結果都是很壞，托出他的老境淒涼，念子情深，不得已將老命和碑一碰。我不覺有很大的感觸，向他說：

「假使楊令公不生下許多兒子，他也不至於碰碑了！」

這位醫生的臉又紅下來了。我知道我說錯了話，但是已經收不回頭。心中只覺得十分的難過。

前段說醫，似乎多說了一些，如今卜星相却要縮短一些，並不是因為關於他們的話過少，乃是因為說多了反覺惹厭。

現在先說一個故事。

有一個婦人，因丈夫三年不歸，存亡不知，所以就去找李淳風來卜一下。當她到李家的時候。手中的摺扇忽然面子脫離了骨子。當時李淳風並不在家，他兒子便問來卜何事，婦人告訴了他。他說：

「殆矣，扇面離扇骨，分離之象也，爾夫永不歸矣。」

婦人乃大哭而去。出門適遇李淳風，淳風詢之，婦具以告，風曰：

「非也，是乃脫衣見夫之象也，今晚爾夫必歸。」

婦人乃破涕為笑。

這一個故事不問他真不真，至少可以告訴我們中國的卜是很神妙的，可以

正說，亦可以反說。事體不外乎正反，而卜乃各盡其妙。

再說一個測字的，這測字的比普通的要高妙一籌，他是看來人手寫何字而測的。來人手寫一個「元」字，問生男生女。測字的說生男。當他說的時候，適有第三者在側，不覺心動，乃復寫一個「元」字，也問生男生女，測字的說生女。驚問其故，測字的說，他的字有力，你的字軟弱。他的「元」字是三筆寫成的，你的「元」字是四筆寫成的。有力者男也，柔弱者女也。三爲單數，屬男，四爲雙數屬女。

從這個例中，我們便更能覺得卜之神妙和趣味。

然而這還不足以盡卜之全體。卜之正宗是文王課和大六壬。我們在街頭巷尾，常看見「文王神課，」和「敬演大六壬」的字樣。究竟文王神課和大壬有什麼分別，我曾問過一個卜者。他說：

『文王課是京戲，大六壬是海派的京戲，海派的京戲注重變化情節做功，所表示者多，終不及京戲之神味的。』現在我們便說到「星」：

什麼是「星」？「星」就是算命。

相信算命的人真多。實在有幾點是不可解的。

第一，算命不過是要知道一生的好壞和那一年的好壞。但是果能預知好壞，便索然無味了，譬如我們本不知道要發財的，偶然發了財，我們定然喜悅異常的。如果預先知道，發財的時節，以為命該如此，又有什麼趣味！倒霉也是一樣，預先知道要倒霉的，心中就憂慮着，結果無論倒霉不倒霉，都是很不合算的。然而有許多人明知是如此，却要去相信去推算，這一重却不可解。

第二。還有一種篤信命理的人，自己在不得意的時候，定要在命運上尋出一個解說來自解，否則不安於心。其實，這是何苦來。自己已經不得意，還

要費時費神費力費錢去尋求解說，而且這種解說對於不得意的，並沒有絲毫幫助，這也是一重不可解。

第三。就是自己本係一個平常人，一毫沒有什麼方法出人頭地。他却定要從命上看他是一個特殊的人，不過因為某一點的欠缺，遂使他不能飛黃騰達，就像白璧有瑕，博得人家一聲嘆息以為快意的一般。像這種事，看將起來，誠然是笨而又笨。然而許多聰明人要這樣做，這也是一重不可解。

我仔細的猜想，從不可解中却猜着了可解的路來。

一個人事做的好或者是有福，他不肯認是別人造成的，或是別人給他的，他最喜歡說是他自己本來應該有的，但是他自己却不好意思說，在命理上要替他說出來，可以使他公諸大衆，證明真實不虛，他自然會大樂而信命理。反而言之，一個人做錯了事或是無福困窮，他又決不肯承認是自己之過。但是又不

能賴到別人上去。憑空冒出一個「命」來，從他肩上輕輕地移了過去，不啻向人說：「這不是他的過失，乃是命該如此，那他自然會大樂而信命理。」

讀者將上面的話仔細想一次，可見信命理的，不是迷信，乃是聰明。命增加了他的光榮，命遮蓋了他的醜惡，他焉能離開命呢？

社會上有幾種極難過而不能解決的事。類如父不幸替子女訂下了不合式的婚姻。子女一生的幸福就此葬送，反抗罷，對不住父母，不反抗，自己又不能忍受，這明明是父母的罪惡，無可諱言的。然而憑空跳出一個「命」來，將父母罪惡一肩挑去，子女既不怨父母，父母的罪惡，又可以從此掩飾過去，豈不大妙！此外如有用的妻子嫁了無能的丈夫，有能的丈夫娶了無用的妻子，結果都應該有悲劇的，但是許多悲劇都被「命運之幕」掩閉了。社會上少了明顯的爭鬥，多了暗藏的悲哀。

誠然的，非却爾在他著的社會科學要義中說：「人是自私的，一切社會科學都以此爲根據。那一天人變成利他的動物，則一切社會科學，便要澈底翻新了。」

自私的動物，對於自己，最喜隱惡而揚善。那就是說自己有錯，趕緊掩起來，自己有善，趕緊標揚出來。正如孔子所說的叫「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不過世界不可掩的惡太多了。可揚的善又太少了。這是一個人的人生上之欠缺。正在欠缺無法使其圓滿的時候，忽然憑空跑出一個「命」來，向他說：

「掩不住的惡，我替你担了罷，你不就是清白了嗎！沒有可揚的善，你不要怕人說你沒有用，我可以替你在人前表明說，命該如此，非你之過也。」

「命」待你如此的好法，你又怎麼能棄他呢！

現在我們又說到「相」：

據說「相」好的，大便是「方」的，小便像斷線的珠子，一粒粒撒將下來。但是考察起來却不容易，於是相家就不得不注意於臉和手。

臉和手是現於外的東西，兩者拚起來的面積，還不到一張茶几大。任憑他多麼複雜，研究起來，也不是一件難事。

不過如若真的不難，則人人都可在最短期內學會，則相家的技術便一文也不值了。

所以相家就不得不造出一些難點，使人望而生畏，不想去學，因為人不學，相的價值，方可提高。

這第一個難點，便是那一臉的字。你到測字攤頭上，可以看見他有一個鏡框，鏡框中嵌着一個人臉，臉上刻了許多的字，像山林，驛馬，明堂，中正，蘭臺，法令等等。滿臉都是毫無意理的名詞，你非記下去，不足以言相。如



此，你便望而生畏不想去學，這便是他們第一個難點。

假使你如能克服了這重難點，他們第二重又來了。這第二重便是滿臉上都填滿了歲數，那就是某一年行臉部某一部的運。固然「人生不滿百」，而一百年的運都在一時表現於面部，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們只須想想，面部本來不大，將他分爲一百部分，則每一部分之小，可以不言而喻。尤奇妙的，便是在每一小部分上，還須辨別他有一種什麼顏色，據相書上說是青黃紅紫等。可是我們自有生以來，除非是將臉碰到牆上，或是跌倒一交之外，從來沒有看見臉上某一部忽而發青紫的，這便是第二重難點。

假使你能夠記得臉上的一百歲。第三重難點便到了手上，手上的紋，又到了他們批評根據。相者說手紋成印的，可以做官，有女字的可以得妻財，此外還有幾十種，不勝枚舉。而尤奇妙的，便是手上分出八門，叫休門，望門，死

門，休門等等，還有十二個月。看這個門和月祕訣，却又走到顏色的一條路，和看臉是一樣的了。

不過我們也須知道，走路的人臉和手，吃酒的人臉和手，憂愁的人臉和手，發怒的人臉和手和平常時候臉和手是絕對不同的，我們怎樣好用他來做標準呢？

爲解答這個問題，相家便想出一個絕妙方法來遮飾，說他們是以「氣」爲主，不以「色」爲主。色浮於外，氣藏於內，色變而氣則未嘗變。所以許多相家自稱爲「望氣家」，招牌上寫一個「善觀氣色。」

但是什麼叫做「氣」呢？

嚴復先生在名學淺說上有一段話。很可發人深省：

「問人之何以病，曰邪氣內侵。問國家之何以衰，曰，元氣不復。於賢人

之生，則曰間氣。見吾足忽腫，則曰溼氣。他若厲氣，淫氣，正氣，餘氣，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幾於隨物可加。今試問先生所云氣者，究竟是何名物，可舉似乎，吾和彼必茫然不知所對也。然則凡先生之一無所知者，皆謂之氣而已。指物說理如是，與夢嚶又何異乎！」

然則究竟『氣』是何物，我便不想再去詢問相家，來告訴讀者，只得很抱歉的讓讀者自己去解釋了！



## 天地君親師

現在我們說到一個莊嚴的題目？這五個字，看着實有些可怕。這五個字是被人家用金漆牌位寫出來，供於中堂，永受香火的。

這五樣東西，人稱之爲五大，所謂大，就是超於我們的意思。超於我們，我們便有模仿之義務。

我們應該模仿天。易經上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我們應該模仿地。生育萬物，厚載萬物。

我們應該模仿君，俗語說：

「關起門來做皇帝。」

至於親，是我們自然要模仿的。師是我們被壓迫着而模仿的，我不用說，就可以明白。

進一層想，我們不單是模仿，我們還怕。天是連聖人都怕的。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地呢？各處都有土地廟，成年受人香火供養着。至於君親師之爲人所怕，更是用不着說。

爲什麼要模仿？不過是因爲他們美麗，偉大，莊嚴，華貴。模仿之前，我們心中便是愛慕，爲什麼要愛慕，因爲我們心中有的是虛榮 *Vanity*。

虛榮和怕，是社會上兩大制裁。飛却爾 *Fairchild* 在他著的社會科學要義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ces* 費了許多頁數來說明這兩大制裁的勢力。

從前人家中堂供着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你到他家中去的時候說：

「你還供着這個牌位啦！」

他必向你笑笑。假使你說：

「你是一個儒怯而又慕虛榮的人。」

他也許打你，或者罵你瘋了心。但我們仔細一想，這五大不過代表虛榮和懼怕的心理，供奉了這「虛榮」和「懼怕」的牌位，而怕人家說破，便是一個大病根。

我說這話，也許有人反對我，說我過於武斷些。我也曾向朋友說過。朋友想了半天說：

「你終於解釋錯了。」

我很愕然。他說：

「天是代表宗教，地是代表經濟，君是代表政治，親是代表遺傳，師是代表社會，無宗教則心靈無所寄託。無經濟則不能生存，無政治則不得安居，無

遺傳則種族不能延續，無社會則一切化爲死灰。這五樣東西是人類的生存要件，先哲早見及此，故立牌以祀之，以示不忘。」

他說了之後，我仔細一想，覺得也很有些道理，不過一轉念間，劣點便顯出來了。即使代表的不錯，我們爲什麼要「祀之」呢？

記得從前我在中學的時代，一個牧師勸我信教，他說：「世界上一切的東西，都是上帝，上帝這樣的偉大，你能不信仰崇拜麼！」

「即使是上帝造的，我也不必崇拜信仰，他不造，我也不會到世上來，却免除了許多煩惱。」

他聽了想了一刻，竟默默無言的走開了。如今即使這五大代表着這五種勢力，我們也用不着立牌以祀之，知道了就算了事。便很足夠。

現在我們再將他歸納起來說：



「遺傳是給我們一個身體，宗教給我們一個靈魂。政治，經濟，社會，是我們身體靈魂生存的大道。」

再歸納起來說便是我們總不過一個「生存」而已。就是這個生存，已經滿透着困難和悲哀。以遺傳論，社會上有幾個合乎優生的康健兒童？以宗教論，傳播了幾千年，還沒有將人心改好。燒，殺，擄，偷，盜，扒，竊，豎看和歷史一樣長，橫看則遍布了東西兩半球。經濟，政治，社會，差不多也費盡了千百年來名人的努力，改造。到如今仍舊是天災，人禍，飢饉，流離，盜賊，娼妓，失業，困窮，到處皆是。這五項學問，也不知道經了多少名人的修正，著述，演講，傳播。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手民的排版，工人的印刷，書賈的推銷。也不知糟蹋了多少中學大學的考卷，絞過了多少中學生大學生的腦汁去研究，學習。更不知花費多少的金錢時光去創立各種機關去執行試驗，結果仍是

瘡痍滿目，一場糊塗。何況你只將他們立一個牌位，早夕一柱清香，又有什麼效果呢？

說到這裏，這第二重解說，又是完全推翻，不足稱道。不道我們於此，又加上了一層意思，便是人類太不長進了，弄了這些年，連一個「生活」的方法，都沒有弄的好。

但是這樣的不長進，却又怪誰呢？

爲答這一個答案，我寫了一段隨筆。

師謂學生曰：

「你這樣不長進，以後不能先怪我。你先怨天，爲什麼賜你一副笨頭腦。次怨地，爲什麼將你生在這繁華地方。再次就要怨「君」之自身，爲什麼不肯學好。再次就要怨你的老子娘，爲什麼不好好的教訓你。第五你纔能抱怨我

呢？你知道麼，這就是：

『天地君親師』五字的解釋。